

QINGCHUN  
SHIYICHANG  
ZHETENG



# 青春是折腾

张迟昱<sup>◎</sup>著  
ZHANGCHIYU  
WORKS

新中国史上最烂青春小说



不是请客吃饭，不是  
不迫。看书就是暴动  
地重口味

那样雅致，那样  
的暴烈行动。  
南小清新故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青春是一场折腾

张迟昱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春是一场折腾 / 张迟昱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29-05362-8

I. ①青… II. ①张…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2355号

**青春是一场折腾**

QINGCHUN SHI YICHANG ZHETENG

张迟昱 著

---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何 晶

责任校对: 杨 婧

装帧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22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362-8

定价: 2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序幕 时光仍在，我们一如既往地飞逝 / 001

第一章 泡妞也是门科学 / 002

第二章 家有辣妹常戚戚 / 027

第三章 屌丝也能有春天 / 054

第四章 老衲从了师太吧 / 086

第五章 哭吧哭吧不是罪 / 113

第六章 家事身世皆闹心 / 144

第七章 她拿她爱赌明天 / 163

第八章 三个愿望情难了 / 178

第九章 跟结婚死磕到底 / 206

第十章 故事总有个结尾 / 219

## 序幕 时光仍在，我们一如既往地飞逝

那天的天气，用小学作文的惯用形容词来说正是“秋高气爽，万里无云”。我闲来无事心血来潮地坐在自家四合院的天井里翻看旧日的相册。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大部分相片都保存在了电脑里，能被打印出来的可谓是寥寥无几，都是一些个自己珍爱的精品。

我翻看着这些自个儿保存多年的“珍品孤本”，当那些年那些人重新跃然纸上时，那份熟悉的感觉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正微微有些感伤，突然从相册的尾页滑落出一张相片，它缓缓飘落在地，静静地匍匐在我脚下的青石板上，在秋日暖人的阳光映射下泛着柔和的光晕。

我弓腰将它拾起，轻轻拂去上面细微的尘土，透过老花镜的镜片，相片上的内容呈现在我的眼前——在一片皑皑的白色中一群富有朝气的年轻人正冲着数码相机的镜头绽放出如花的笑靥，看着那一张张年轻靓丽的容颜，顿时那不真实得似乎更胜黄金档言情剧的往事又绵绵密密地涌上心头，仿佛当时的一切就发生在我翻开相册前的那一刻……

相片背后斑驳的血渍盖着几行柔软的文字：

不管你的爱有没有明天

我会坚信

那些誓言

终将在人世流连

“——我们俩一辈子都在一块儿好吗……”

“——好”

——2007年冬

## 第一章 泡妞也是门科学

### 1. 难道是艳遇？

我自认为是个不算太普通的男人，所谓长得帅的没我有才，比我有才的没我帅，当然，这都只是局限于“自认为”。要是我往京城的大街上那么一杵，不做出些惊世骇俗的举止怕是没人会向我看上第二眼。

我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看一遍《福布斯》富翁排行榜，如果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就去上班。

我对我的日常工作还是颇为满意的，这也是个令大多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下半身动物艳羡不已的活儿——时尚杂志《最男人》的编辑。

很多看过《最男人》的兄弟们大概都知道，我这活儿不是乱盖，日常接触的除了美女还是美女。

伟大的领袖教导我们，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全是要流氓。

我们则要告诉你，在《最男人》，一切不以耍流氓为目的的工作全是不务正业。

那天早晨我依照惯例比闹钟设定的时间多睡了半个小时，迅速完成刷牙洗脸穿衣这件与“面子”有关的琐碎工程后，我背起我的单肩包，顺手拿了个昨晚在楼下面包房买的肉松面包，就匆匆准备去我热爱的杂志社播撒我青春的汗水。

刚打开自家大门，一封淡紫色的信笺随即映入我尚半睁半闭的眼帘。它应该是被插在我家门缝里的，只是我这人比较粗枝大叶，不打开门根本就注意不到它的存在。

我将信封拾起，这是个纯色的信封，纯得上面连一笔墨迹都没有，看来是有人亲自塞进来的。

我心里顿生疑窦，头脑也清醒了几分。

这淡紫色的信封一看就是出自女儿家的手笔，听胡胖子扯淡时曾说过，紫色还是代表神秘的颜色，那究竟会是哪路美女在大清早往我一小编辑的家门里塞信笺呢？

以前也听同事提起过，某些习惯另辟“蹊径”的女孩为了能上我们杂志，频频给我们杂志几个编辑骨干暗送秋波，约见的时候更是眉目传情搔首弄姿，让我们一帮子没能赶上的“牛粪”艳羡不已。当然，坦白从宽地说，作为我芸芸牛粪中的一坨，我心里也是多少有些羡慕的。这可是艳遇啊！这年头能把艳遇当棵大白菜而弃之如敝屣的主儿那可真是少之又少，理论上更应该是不存在的。

我本想赶紧将信笺拆开一探究竟，但低头看了看表，开工的时间已然迫在眉睫，再不走我这期专题可又要黄了。要是丢了饭碗，那可就连为“艳遇”埋单的资本都没了。至于这信笺嘛，到了社里再拆也不迟。

话说整个白天我忙得连一丁点儿空闲时间都没有，更别提拆信这档子事儿了。午饭的时候我曾跟几个据说有过实际操作经验的老编辑探讨交流了一下此类“学术”问题，我抱着一颗热诚的求知心，换来的却只是他们一脸意味深长的笑意，多少还透着些猥琐的味道。

一直挨到晚上下班回了家，还没来得及给自己煮碗防腐剂含量丰富的方便面，我就迫不及待地 from 背包中翻找出那封淡紫色的信封。我把它高高举起通过日光灯的透射端详良久，只见信封中有一张长条形的信纸，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我撕开信封，将信纸从中取出。

但当我看见那张“信纸”时，顿时傻了眼，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信纸，而似乎更像是一张门票，不，确切地说这肯定是一张门票。只见我手中这张长条形纸片上标注着——“‘花开如梭’ Sally内地巡回演唱会；地点：北京工人体育馆；票价：1280元；座位：2排35座；时间：8月25日20：00。”

一个极其清纯美丽的女孩儿的头像衬着京城霓虹闪烁的夜景，再加上些复古风格的华丽花纹，构成了整张门票的背景图案，估计这个女孩应该就是此次演唱会的主角——Sally吧。

除了这些，更有一个大大的“VIP” LOGO印在门票的右下角，昭示着这

张门票的与众不同。

我拿起门票左瞧右瞅，恁是想不通会是谁竟有如此雅兴给我送来这样一张门票。要知道，我对这些个歌星影星，不论是大陆土著还是国际友人，向来是一点儿都不感冒。

正在我干瞪着手中的门票，万分困惑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 2. CS护士？

手机突兀的铃声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电话是胡胖子打来的。

胡胖子大名胡羽林，是我的发小，别看这名字文绉绉的，给人温文尔雅的感觉，可要是你见到他本人，那保准得替他这名字喊冤。其实胡胖子在那场席卷全国的非典“浩劫”之前的确是个看着很温文尔雅还略略有些帅气的大男孩（非典时我们都在读大学），高高的个子，胖瘦适中的身材，甚至有女生觉着他像当年的林志颖，只不过是个大号版的。可一场非典下来，胡羽林同志在家吃了睡睡了吃，真正过起了猪一般的生活，当两个月后在全国人民纷纷庆祝打败非典的时候，胡羽林走下床站在自家的穿衣镜前目瞪口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当年的大号林志颖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如今的大号曾志伟……

跟胡胖子熟识的人都知道他有过这么一段惨痛的变身经历，自那次变身事件之后，胡胖子由内而外整个人脱胎换骨一般，不仅外形改变了，连原本谨慎胆怯的性格都变得大大咧咧起来，按胡胖子自己的说法，这叫作“配套”。

我按了下手机的接听键，将手机搁置在离我耳朵十厘米处的安全接听位置，胡胖子的大嗓门立刻传了过来。

“喂，是我！这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啊？”

“怎么过？我还能怎么过？你想我怎么过啊？”

“靠，这周末可是你小子的生日，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晕，这周末竟然是我的生日！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没想到日子一晃又到了新一年的8月25……等等，8月25日，我手中这张VIP门票的时间不

也正是8月25日吗？难道这是谁送我的生日礼物？

“亏你小子还记得大哥我的生日，哥我很感动啊，不过你已然晚了一步，我的生日已经被人预订了……”我一边思索着一边跟胡胖子通电话。

“哪个不长眼的，竟然敢抢我胡爷的人？”

“滚你的，谁是你的人了，断背找邵飞去，我跟你说，我今个儿收到了一封神秘信笺……”我将信笺的始末跟胡胖子交代了一遍。

胡胖子听完问道：“Sally？哪个Sally？就那个刚回到咱祖国母亲的怀抱，人气直线飙升，据传是多国混血的Sally？”

“我哪知道是哪个Sally，你也知道你大哥我洁身自好，虽然常有星探骚扰吧，但是立誓决不涉足娱乐圈的，”互相吹牛扯皮是我俩多年养成的习惯，“说正经的，你觉得会是谁给我寄的这张门票？”

“你想啊，这种大型演唱会前3排的门票没些关系能轻易弄到手？你再想想你朋友圈里有谁能有这能力？”

我听胡胖子分析得貌似很有些道理，大脑迅即开动起来检索相关信息，但仍然找不到任何头绪。

胡胖子见我半天没反应，骂道：“说你笨你还不承认，你那些狐朋狗友里不就胡爷我混得比较滋润嘛，除了胡爷我能送这样的门票，还能有谁？舍我其谁，懂不懂？文盲！”

“你送的？”对于胖子的冷嘲热讽我早已习以为常，但万万没想到这门票竟然会是他送的，不知道这小子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唉，怪不得你小子那么瘦，敢情你身上的肌肉全塞脑子里去了！我说的是只有我有这能力，但并没说这就是我送的啊？老实告诉你，这门票不是我送的，我敢断定，这绝对是别人塞错门缝啦！”胡胖子说完就在电话那端大笑起来。

“靠！下次别让大哥我见到你！不然不榨干你这身肥膘我跟你姓，姓胖！我叫胖乱！”我现在恨不得把胡胖子从电话那头揪过来打得他二次变身。

“您要能帮我减肥我感激还来不及呢！”

“……”

挂了电话，我对这封紫色信笺的来龙去脉已然毫无兴趣，爱谁送谁送，到那天就算我不去看，把它搁网上卖了总可以吧，既然这个Sally那么火，肯定不乏热情洋溢腰包鼓鼓的粉丝啊！

眼看着就到了8月25日，老妈曾来电让我回家过生日，我原本是打算回去陪陪她老人家的，但一听我老爹竟然在家，立马就把自己这一想法扼杀在了摇篮里。

此时，我刚从家里出来。我最终决定还是去看一下这场演唱会，也许到了演唱会现场，那个给我送信之人自然就会现身。如果是美女，那我岂不是可以趁机饱饱眼福？万一“现身”变成了“献身”，那我这许多年来一直未能如愿的生日愿望岂不就此实现？

我心里正美着，就差没流哈喇子的时候，忽听头顶有人大喊：“当心，快躲开！”

我下意识往右移了一步，并仰起头想看个究竟。但见一个黑糊糊的东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朝我袭来，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是说面对炸雷来不及掩上耳朵，而并非不想掩上耳朵，所以并不是我不想躲避来袭之物而是压根就来不及躲避。

只听见“咣啷”一声，我就应声垮啦……

倒下去的一刹那，我脑海里只是反复在想：天将降西瓜于斯人，必先砸其头，砸其头，砸其头而不死……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总之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正躺在一张松软的大床上。

我摸了摸仍然生疼的脑门，回忆了一下受伤的经过，心说幸亏小爷我年轻时练武不辍，这才避过了要害百会穴而用我坚实的脑门挨了这一下奇袭。这要是砸在百会穴上，那我可不得提前去探望马克思他老人家啊。

我又转头打量了一下四周，呵，现在医院的硬件设施真不是乱盖的！剥削了广大劳动人民那么多年果然效果显著哇！瞧这大号的液晶电视机薄得跟张饼似的，竟然还有电脑，还是“苹果”的！感动啊，哪位美丽动人的护士小姐如此善解我意啊，知道我这个人没有电脑就只能吹灯拔蜡了，竟

然给我安排了这么一间病房。

再瞅我躺的这张床，从床单到被褥都是粉红色的，估计是想用来调节病患的心情吧，我早就觉着医院老用白色作主题色显得太单调，不利于病患的心理健康，瞧我现在住的这家，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啊。

我一边正感慨着一边却想到了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这么牛掰的医院得收我多少住院费啊。貌似我撑死也就是一轻微脑震荡，瞧这病房的架势至少也是个特级护理啊，不必如此兴师动众吧？

我正脑门儿冒冷汗呢，突然就从门口转进来一个花姑娘。我瞅了她一眼，顿时就傻了眼，心说这是护士吗？这年头护士都兴强盗装扮了？

只见门口立着的姑娘脸上蒙着一层黑面纱，只有一双大大的眼睛露在外头，眼睫毛呼扇呼扇的，正在那拿怯怯的眼神打量我。

### 3. 小龙女！

想我好歹在世为人二十余载，遇到如此打扮的护士却是头一遭，心里就琢磨开了，这看来是个实习生吧，连套普通的护士装都没有。她这医院也忒抠门了，没护士装也就算了，实习生竟然连个口罩都不给，一块纱布就把人给打发了。

我心里正给这个小护士打抱不平呢，但见小护士径直向我走了过来。

她走到我的面前，定定地看着我，看得我很不自然。我疑惑她这是要通过人工X光给我做检查呢，还是突然发现这病床上竟然躺了个“帅”哥而情不自禁？

“对不起！”小护士说着就朝我深深鞠了个躬。

这、这、这演的是哪一出啊？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你对不起我什么？”我万分疑惑地问小护士，难道她在我熟睡的时候给我用错了药？

“嗯，我……你……那西瓜是我不小心掉下去的……”小护士说完就把头低了下去，我分明看见她的耳朵根都是绯红色的。

好嘛，搞了半天眼前这位不是护士而是罪魁祸首！不过我对女孩子向来是很宽容的，于是我对她说道：“原来是你抛的‘绣球’啊，还真是贼

有分量啊！”

我这埋汰的语气让小护士耳朵根变得更加红了，我顿了顿接着说道：“算啦，想你也不是故意的，既然你已经把我送到了医院，看得出你已认识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并诚心悔过，我就既往不咎啦。”

“嗯……”

“好啦，我没缺胳膊没少腿的，你也不用自责啦。”

“嗯……你现在不是在医院……”

“什么？这里不是医院？那这是哪里？”我刚说完顿时就明白过来了，瞧这布置哪里可能是什么医院，分明就是眼前这女孩儿的闺房！你说我咋就那么迟钝呢？

“这是我家……”蒙面女孩小声说道。

“得……没送医院就没送医院吧，看你纤纤弱质的竟然能把我抬上来，看来你也真是块练羽量级举重的好料啊！”

蒙面女孩儿听我说完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面纱被这笑声掀起一个小角，我看见她的下巴，有着完美的弧度。

“你蒙着面纱干吗？天生长得丑怕吓着别人？”

“你才长得丑呢！”蒙面女孩儿大声地抗辩，说完像是想起了自己有愧于我，又小声说道：“我只是不想让你看见我的真面目……”

哈，这女孩儿脑子什么做的？“你把面纱摘了吧，我又不会去找警察叔叔抓你。”

蒙面女孩儿摇了摇头，说道：“你既然已经没事了，那就快走吧，等会儿我爸就要回来了。”

我原本的确有跑路的打算，但听女孩儿这么说突然就动了捉弄她的坏心思。

“你怎么知道我没事……”我说着就装出突然感到万分晕眩的样子，右手按着太阳穴，眼睛半眯着，整个人仿佛坐不稳般左右摇晃了几下，然后就轰然倒在了她的床上。

“怎么啦，怎么啦，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我半眯着眼睛，看见蒙面女孩儿惊慌地扑了过来，心里不禁窃笑，这么老套的圈套都会上当，这

女孩儿真不是一般的单纯，亏我还想了四招后招八般变化，全浪费了。

蒙面女孩两只手按在我的身边，套用一句大俗话：此时她的脑袋离我的距离不过0.03厘米，我甚至都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一阵阵女儿香气。

她见叫唤我根本不起作用，于是就拼命地摇晃我。她穿着V字领的T恤，姣好的上半身近在我的眼前，我只觉着透过她的V字领可以看见一片白花花的存在，正激烈地晃荡着。

我心说捉弄得她也够了，便宜我也占了，还是适可而止吧，毕竟做人要厚道啊，于是我一伸手就摘掉了她蒙在脸上的纱布，达到了我此次恶作剧的最终目的。

摘掉黑色面纱的刹那，女孩儿呆住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我和女孩儿同时都呆住了。

我被眼前的美色彻底震慑住了！好一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俏佳人！

按说好歹我在《最男人》也混了不少日子，美女也见过不少，那个个可都是萝莉脸蛋熟妇身材！可眼前这位……怎么说呢，神马娱乐圈当红女星，一比之下顿时如土鸡瓦狗一般。

“小龙女！”我情不自禁叫出了这个当年我在春梦中呼唤了千遍的名字，因为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只有金老爷子笔下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绝美少女才能跟眼前这位相提并论……

“小龙女”呆滞了片刻，两坨嫣红迅速升上她的双颊，接着她就一声惊呼，双手掩面迅速逃出了自己房间，留下仍然有些失魂落魄的我呆呆地坐在她的床上。

过了良久，“小龙女”同志一直都没有露面，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唐突佳人的负罪感。

唉，还是自己知趣点儿赶快离开吧。

跨出大门的时候，我幻想着她要是能突然出声挽留我一下，那该有多好，可如此狗血的桥段毕竟只可能出现在8点档的言情剧里，而不存在于现实。

走出她家，我隐隐约约觉着自己似乎遗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摸了摸

自己的后脑勺，突然灵光一闪，靠，我竟然把演唱会给忘了！

赶快低头看了一眼手表，指针定定地指在22点46分，这要等我赶到演唱会现场，人家早散场了……今天真是够背的，走大马路上竟然被从天而降的西瓜砸个正着不说，连演唱会都没能赶上，虽说认识了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美女，但已然把人家给得罪了，想谋求后续发展那是痴心妄想……

我正独自在路边郁闷呢，突然听到一个甜甜的声音在我身后喊道：“你怎么走那么快啊！你把这张门票落在我家里了。”

#### 4. 果然够“小龙女”

我听到背后这声柔腻的呼唤，不禁心头大喜，赶忙转过身，发现刚才的“小龙女”同志正站在离我五步之遥的地方。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手上拿着我那张演唱会的门票，胳膊直直地伸在我的眼前。

我按捺住心头如要喷涌而出的狂喜，走到她的面前伸手接过她手中的门票，说道：“谢谢啊，不过就在我躺你床上的时候这演唱会已经结束了……”说完，我装出一副非常惋惜非常无奈的样子。

按我原本的设想，“小龙女”在我逼真动情的表演之下一定会对我深怀愧疚，继而会产生一种要补偿我的冲动，那么我也许就可以以此为借口要到她的手机号，甚至邀请她去看下一场演唱会。真是完美无缺的作战计划啊！

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小龙女”只是脸庞微微一红，说了声再见，掉头就走。

这下可让我傻了眼，实际情况的发展跟我的作战计划完全脱节，难道我就要错过眼前的良机？

勇往直前知难而上才是我辈中人应有的基本素质，我见一计不成遂又生一计。

我左右张望了一下，看见一块首都人民嘴里常念叨的凶器——板砖，我俯下身将它捡起，抄起板砖就快步向“小龙女”追去。

“小龙女”听到后头追赶的脚步声就转过身来看个究竟，发现刚才被

她拿西瓜砸了脑袋的家伙正右手抄着板砖凶神恶煞地向她扑来。

我见“小龙女”转过身看着我，怕她误会我这是要报复她顺带劫个色，立刻把板砖藏到了身后。

可我仍然慢了一步，“小龙女”的脸色已然变了，柳眉微蹙，贝齿轻咬，杏目精光四射地盯着我，一改刚才柔弱娇羞的模样，这是正常女孩面对“持凶歹徒”时应有的神色吗？我心里不禁打了个突，暗暗感到大事不妙。

就在我奔到离她三步之遥正准备收脚的一刹那，但见“小龙女”一个迅捷的转身，我顿时感到胸口被一股大力击中，整个人身不由己地向后跌飞出去。

竟然是回旋踢，敢情是个练家子啊！

我的后背重重地撞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脊骨似乎寸寸碎裂几欲折断。“小龙女”站在我身前一脸戒备地望着我。

“我的妈啊，你掉了东西我帮你捡回来，你却这样对我！”我哼哼唧唧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抚着仍然生疼生疼的后背说道。

“我掉什么东西了？”小龙女不解地说道。

“喏，就是这个。”说着我把刚从路边捡来的板砖递了过去。

“小龙女”扑哧一笑，说道：“这砖头怎么会是我掉的呢？”

“怎么不是你掉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拧着脖子说道。

“小龙女”嘴角一抿，顿时明白我只是变着法儿想跟她搭讪，脸上的神色就渐渐放松下来。

“你这脚好狠啊，我得去医院检查检查，把你手机号告诉我，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改天我好找你索赔医药费！”我理直气壮地对又逐渐恢复小龙女姿态的“小龙女”说道。

“小龙女”听我说完，嘴唇微微抿了起来，犹豫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把手机号告诉了我。

一波三折，终于搞到了她的手机号，虽然方式跟我原先的设想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但结果是一样的，踹一脚就踹一脚吧，为了这手机号，值了！

回到自己的狗窝，我赶紧把自己扔进了沙发里，一边揉着仍然生疼的脊梁骨，一边顺势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

电视上正播放着平日里打死我也不看的娱乐新闻，可今个儿正播放的这一则却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眼球。

播报的正是今晚Sally“花开如梭”演唱会的事儿——也就是我原本该坐在VIP专座上跷着二郎腿赏鉴的那场演唱会，这则新闻的主要内容乃是Sally在演唱会现场一直郁郁不乐，连登台亮相后都难展笑颜，最后竟然当着她的一众粉丝放声大哭。

按理说年纪轻轻就办演唱会，这本该是件能让姑娘笑对大姨妈的喜事儿，可您瞅这位，当头号大哭，不禁让我感叹如今这炒作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百家争鸣各有千秋哇！

原本看这叫Sally的小姑娘一脸纯情样儿，还是颇有些好感的，竟然忽略了她毕竟是受过美利坚人民的熏陶培养，再纯也得打个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折扣啊！

正在我为这娱乐圈摧败了如许美丽花骨朵而扼腕叹息的时候，我狗窝的木质门板被人粗野地叩响了。

我一边心里暗骂这是哪家没礼数的小屁孩儿敲门拆门都分不清楚，一边走到门边通过门上的猫眼向外头张望。

通过猫眼望将出去但见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我正惊疑这猫眼还有罢工的时候，就听门外边一声赛张飞般的虎吼：“你个龟儿子还不开门，信不信胡爷我一把火把你这狗窝给烧了！”

一听这噪音分贝，都不用听他说些什么，就知道门外头肯定是胡胖子，这小子又不知在哪儿喝醉了跑我这儿来撒酒疯。

我冲着门外嚷道：“吵什么吵，这不正开着嘛！”

打开门，我顿时傻了眼，门外不单是胡胖子一个人。

## 5. 何为极品女人

周一早上上班的时候，我直感到头晕眼花，当然，这可不是“小龙女”的那下回旋踢给我留下的内伤后遗症，而是昨晚被人拿酒给灌了。

灌我酒的不是别人，一个是胡胖子，另一个是邵飞。

胡胖子我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相信各位看官已经对这个大嗓门胖子有了那么一星半点的印象。

邵飞则是个奶油小生，一米七出头的个子，面若扑粉唇若涂丹，实在不像一个北方汉子，邵飞他父母当年红卫兵小将当上了瘾，至今依然满嘴的“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弄得邵飞现在说话也是如此一溜一溜的，就因这毛病，个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周一的办公室一改往日的平静，整整一个上午，一则新近传来的小道消息在整个杂志社里迅速传播蔓延。

“哎，你听说没，Sally要来咱《最男人》本部！”

“哪个Sally？”

“还有哪个Sally！”

“那个，就那个Sally？！”

“当然就是那个Sally！”

“啥时候来？”

“具体不太清楚。”

我坐在我在工作格间内，听着俩老编辑的对话，心说这Sally好端端地跑我们《最男人》总部来干什么？就算要上我们杂志也不至于亲自跑到总部来吧，而且就她现在那新鲜热辣劲儿，理应是这帮编辑去面见她啊？

我正拧紧眉毛摆出沉思者的造型，就看见今天迟迟没有出现的小丽同志以急行军般的速度从门外冲了进来，边半蹲着吁吁喘气边结结巴巴地说道：“来了，来了，真来了！”

她见我们一办公室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注视着她，狠狠一跺脚说道：“怎么都那么迟钝啊！Sally来了！”

她这一说，办公室里的老少爷们顿时做恍然大悟状，有些男同志已然边往办公室外跑边胡言乱语：“我先去踩踩盘子！”搞得自己跟个采花贼似的，还是个有些性饥渴的采花贼。

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们，并不是每个在《最男人》工作的人都能直接接